

从英国骚乱看 恐怖主义的发展趋势

● 张家栋

骚乱是一种社会失序现象,经常表现为一种无组织的力量以一种突然而又剧烈的方式从事针对政府、财产和民众的暴力活动。骚乱经常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一些国家的政权就是因为社会骚乱而倒台的。像沙皇俄国政府、美国邦联政府、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都是因为社会骚乱而崩溃的。骚乱还具有强大的传染性,不仅仅会感染治理不良的发展中国家,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大国如法国和英国等,也时常受到骚乱事件的困扰。前不久发生的英国骚乱事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

一、英国骚乱事发突然

2011年8月6-10日,英国爆发了一起大规模的骚乱事件。起因是29岁的北伦敦居民马克·达根被警方开枪打死。死者亲友质疑警方的行动及其合法,并组织小规模和平示威。但随着谣言四起,示威规模不断扩大,和平示威也变成了暴力骚乱。并且,这些骚乱并不局限于伦敦一地。在持续3夜骚乱之后,从8月9日晚开始骚乱蔓延到曼彻斯特、索尔福德、西布罗米奇、伍尔弗汉普顿等地。直至8月10日英格兰中部的一场大雨才使骚乱突然停止下来。在骚乱期间,成千上万的青年砸毁店铺橱窗、劫掠商品、焚烧车辆和建筑物、袭击警察局,并有人驾车撞死了几名市民。这起骚乱造成5人死亡、16名市民和186名警察受伤,造成的财产损失超过2亿英镑。骚乱结束以后,英国当局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逮捕了3000多名暴徒,其中1000多人被判处各种刑罚。

这起骚乱事起突然,在让英国蒙受耻辱的同时,世人更多的是不理解:为何这么多遵纪守法的公民会突然转变为暴徒,并持续了5天之久。据统计,年轻、男性、失业和贫困是暴徒的主要特征。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的统计,暴徒中年龄在18岁以下的占23.5%,18岁到24岁的占50.7%。根据《每日邮报》网站的数据统计,91.8%的骚乱参与者是男性。虽然我们可以发现暴徒们的一些普遍特征,但是骚乱者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目标。在骚乱过程中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要求,仿佛只是在发泄自己的某种不满与仇恨情绪,是一种典型的“无根源、无领导、无组织”型骚乱。正因为如此,这起骚乱才会来势汹汹,但又很快云消雾散;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很难预测这种骚乱是否会再次发生,更不用说去预测其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再现了。

二、英国骚乱缘何而来

第一,经济低迷是这次骚乱的主要根源。进入2011年以来,英国经济持续低迷,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0.2%,失业率自2009年以来一直维持在7.5%至8%之间,青年失业率更高达20.6%,创历史最高。这种状况迫使英国各级政府削减开支,特别是减少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在骚乱的起点托特纳姆,当地政府今年把青年服务项目预算削减了75%,很多无业青年被推向街头、游手好闲。高失业率导致了高犯罪率,而少数族裔的失业率更高。在少数族裔聚集的托特纳姆区,犯罪率是英国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第二,全球化时代阶级分层的固化,

贫富差距的日益严重是导致这起骚乱的大背景。在全球化时代,不同阶级群体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个体所消费的消费品成为标志个体身份的主要象征。这种人与商品之间关系的异化,使得底层年轻人把高档商品视为自身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收入差距剥夺他们改善生活、提高自身地位的希望,一旦骚乱发生,这些人就很快投入到骚乱浪潮之中。手机和运动鞋等经常被用来标志青年人的物品,也成为这次骚乱中被抢劫的热门目标。

在最富有的人和企业充分享受全球化便利的同时,另外一些人也正在失去自己的工作和发展机会。这种现象过去主要发生在蓝领阶级之中,但现在白领群体也面临不断加剧的生存压力。同时,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世俗化,也正在破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建立时的社会道德基础。这种状况不仅引起底层民众的不满,中产阶级的反感情绪也在上升。去年12月,为抗议大学学费上涨,伦敦就已爆发大规模抗议,以大学生、中学生为主的抗议者与警方爆发严重冲突并酿成打砸抢事件;今年6月底,数十万英国公务员、教师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养老金改革计划,也最终演变成暴力事件;伦敦地铁、民航等部门员工也在工会领导下,为抗议裁员举行多次罢工。

第三,社会破碎和教育失败。经过多年极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教条的教育,当代很多年轻人成为不受管教、不尊重权威的一代。另外,很多年轻人甚至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正规教育。英国有9.4%的未成年人在15岁至19岁之间甚至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这些人生活依赖福利、没有道德意识和感恩之心,又受到很

多网络暴力文化的感染而模糊了是非标准。例如,英国青年中流行的说唱文化中就带有颂扬暴力和仇恨权威的内容,尤其厌恶警察和父母的权威。这种不良文化不仅促进了年轻人物质主义情绪的高涨,还助推毒品滥用等社会问题。这些因素都使得很多年轻人在权利意识急剧膨胀的同时,责任意识的培育严重滞后。在这次骚乱中,暴徒只有一种商店不洗劫,那就是书店,很多暴徒连布娃娃和廉价货都抢。这表明在骚乱中,很多人只是为了寻找发泄自我的乐趣。

第四,民族宗教矛盾。二战结束以后到1983年英国国籍法生效前,凡是前殖民地公民只要付得起船票就可以前往英国,就可以自动成为英国公民。结果来自南亚、中东、非洲乃至加勒比地区的移民大批涌入英国,开始占据公交司机、纺织工等底层工作职位。这一状况导致英国犯罪率上升,而警方在巡查、安检等领域的做法又让很多少数族裔民众感到了压力和歧视。据2010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份调查显示,在英国平均每位黑人遭遇盘查的次数要高出白人26倍,亚裔被盘查的次数高出白人6.3倍。这种状况使得英国的有色人种对警察部门产生严重的反感和愤怒。特别是在这次骚乱的发源地,警车经过时经常会引来民众的嘘声。

第五,现代社交传媒手段在骚乱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黑莓手机、推特网和脸谱网等新社交手段在骚乱期间被广泛利用。特别是在骚乱初期,各微博网站上出现信息爆炸现象,其中很多是不实的传闻和谣言,还有一些甚至直接煽动暴力活动。虽然在这些社交传媒中,良性的信息要远远多于谣言和煽动言论。但是在骚乱的混乱状态中,越是极端的言论往往越有市场。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自上而下或中心—边缘式的精英媒体传播模式。在今天,只要拥有可以上网的手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获得者、传播者,传统的信息获得、编辑与接受模式已经被颠覆。在这种信息民主化、草根化的时代,大多数国家的信息管控体系都落伍了。

三、从英国骚乱看当代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

英国骚乱事件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日益分裂、分散、多元且矛盾频发的当代社会,各国面临的不确定性威胁在不断上升。这种状况也随之带来了世界恐怖主义状况的新变化。如果说在“9·11”事件爆发以后,世界各国将基地组织视为主要的恐怖主义威胁来源的话,那么在今天,恐怖主义威胁更是全天候、全方位的。再完善的国土安全措施和边境防御措施,也无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被不断边缘化、异化的潜在危险人群。从这个视角出发,当代恐怖主义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与变化。

第一,意识形态型恐怖主义呈上升趋势。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宗教极端主义在世界恐怖主义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地位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各国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以及政府削减财政开支的计划,右翼和左翼群体都对现状不满,意识形态型恐怖主义又呈上升趋势。2010年,印度就有1174人死于极左恐怖活动,占当年印度恐怖活动死亡人数的62.1%,创历史新高。欧洲的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三国也于2009年报告了40起左右的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暴力活动,比2008年上升了43%,是2007年的两倍。

与此同时,将失业压力、社会福利问题归罪于少数民族、有色人种和外来移民的极右恐怖主义势力也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美国,仅仅在2009年就新增了363个新爱国主义组织,总数上升244%达到512个。这些组织反对当前美国政府的关于社会福利、移民、税收等方面的政策,认为国家正在剥夺人民的权利,走在错误的道路上。现在,美国不断发生或破获极右恐怖活动及其阴谋。在欧洲,极右势力也呈上升趋势。2011年7月22日,一名挪威极右分子杀害了90多名平民,制造了北欧恐怖活动第一大案。这充分反映了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社会分裂状况的严重性。

第二,恐怖组织的小型化、分散化和草根化趋势比较明显。“9·11”事件以后,在国际反恐阵营的高压之下,恐怖组织维持大规模等级制结构的难度上升,分散的、小型的恐怖组织成为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的重要特征。以基地组织为例,目前既包括“基地在阿拉伯半岛”和“基地在伊拉克”等比较大的、结构紧密的组织,也存在一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潜伏组织或睡眠组织。这些组织成员很少,且以亲戚、朋友、同学或教友等关系为纽带,很难预防也很难破获。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运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草根化趋势。希腊极左恐怖组织已活动两年多了,至今没有发现大的组织迹象。挪威恐怖分子布雷维克在被逮捕以后,曾声称全欧洲有80名和他一样的独行“烈士”准备效法他发动袭击,暗杀目标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前首相布朗和王储查尔斯等欧洲政要。这些说法虽然可信度不高,但足以表明当代恐怖主义的草根化、分散化趋势。

第三,恐怖活动的当地化趋势比较明显。“9·11”事件以后,国际社会长期将反恐的目光放在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身上。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往往很自然地认为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国际化。这在恐怖主义的根源、动机、活动策略等方面也许是正确的,因为互联网和其他现代通信手段的存在,各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可以方便分享或复制相关信息或思想。但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恐怖活动的当地化趋势反而日益明显。西班牙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其实是由被国际恐怖组织招安的本国贩毒组织成员,利用自有资金在西班牙当地购买恐怖活动材料所从事的;英国伦敦的地铁连环爆炸案的主要成员,也是在英国本土出生、受到国际恐怖主义思想影响或受到国际海外恐怖活动技能培训的本国公民所为。美国胡德堡军营枪击案的制造者哈桑少校,也是美国公民。这表明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恐怖主义也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威胁,而是自身社会、政治秩序失调的一种表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东青